



# 关于新设“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二级学科的思考\*

□冯昊昱 张美芳

**摘要** 近年来,随着古籍保护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各界对于古籍保护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关于如何设立古籍保护学科的讨论也如火如荼。文章通过梳理古籍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分类分析目前关于古籍保护学科设立的几种主要观点,从而对新设立的“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二级学科进行讨论,阐述学科定位,拟构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课程设置,以期对我国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 古籍保护 文献学 二级学科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5.012

## 1 引言

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等文件的基础上,编修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sup>[1]</sup>。

在本次公布的文件中,确定了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的学科内涵和使命,并划分了学科范围: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数据管理与数据科学、信息分析、数字人文、公共文化管理、出版管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健康信息学、保密管理等二级学科构成。此次修改,明确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纳入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主要是依托古籍等文献设立的新学科,因此本文将从古籍保护这一视域去谈谈对这一新学科设立的看法。

## 2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

### 2.1 相关政策文件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提出要

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sup>[2]</sup>。自此之后,古籍保护工作日益受到关注,学界呼吁要建设古籍保护学科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

2017年,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通知(文公共发〔2017〕24号),强调要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古籍保护技术研究,推进古籍保护机构和其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领域的深度合作<sup>[3]</sup>。随着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构建古籍保护学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2年第12号),明确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推动古籍学科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融合发展<sup>[4]</sup>,这为古籍保护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 2.2 学科设立的争论

关于如何设立古籍保护学科的争论在学界一直存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此问题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见表1)。

\* 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建国初期对外贸易档案保护策略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B-13)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张美芳,ORCID:0000-0001-8252-0760,邮箱:rdmeifang@126.com。



表1 古籍保护学科设立的主要观点

主要观点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提出学者	提出时间
在现有学科下 设立	历史学	考古学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	刘强	2016
	管理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古籍保护(研究生)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本科生)	柯平、胡娟、 朱旭凯	2018
设立在新的 一级学科下	管理学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	古籍鉴定学、古籍修复学、古籍管理学、 少数民族古籍学等	宋承志	2010
	/	中国古文学	古籍保护、古籍出版、古籍整理	安平秋	2017
	管理学	文献保护学	/	陈建华	2021
	中国语言 文学	文献学	经学、语言文献学(含古文字学)、文学文献 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写本学)、哲学文 献学、艺术文献学等	张涌泉	2022
	交叉学科	古典文献学	/	刘宁	2023
	交叉学科	文化遗产保护学	文献保护(含古籍、档案和民国文献)、文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李明杰、 王琬琳	2023
	/	古籍保护	/	杨健	2017
将古籍保护设立 为一级学科	历史学	古籍保护	/	顾钢	2018
	文化遗产 保护	古籍保护	古籍保护理论、古籍鉴定编目、古籍保藏修 复、古籍再生传播	姚伯岳	2018
	文化遗产	古籍保护	/	张志清	2020
	/	古籍保护学	/	陈红彦	2022

第一种观点是将古籍保护设立在已有的一级学科下。刘强从学科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古籍保护与古典文献、图书馆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领域设立古籍保护学科才更合理<sup>[5]</sup>。柯平等人在第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建议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即“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立古籍保护二级学科,针对本科生可以申报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业,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则要培养古籍保护专业的研究生<sup>[6]</sup>。这一观点的优势在于目前已有的一级学科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具备较为完善的研究资源和教学设施,“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此外,在已有一级学科下设立古籍保护学科有助于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领域,增强学科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古籍保护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都有着相似之处,学科之间可以很好地实现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最终公

布的结果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归属于“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第二种观点是将古籍保护设立在全新的一级学科下。宋承志表示考虑到完整的学术体系,应该将“古籍鉴定与保护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并设置“古籍鉴定学”“古籍修复学”“古籍管理学”“少数民族古籍学”等二级学科。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为古籍,将古籍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所蕴含的规律作为该学科独特的研究内容是切实可行的<sup>[7]</sup>。安平秋提议建立“中国古文学”一级学科,根据古籍工作的三个部分,将“古籍保护”“古籍出版”“古籍整理”等作为二级学科纳入到其下,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sup>[8]</sup>。陈建华提出可以对目前已有的相关专业进行整合,把古籍保护扩展为文献保护,在管理学门类下增加“文献保护学”一级学科<sup>[9]</sup>。张涌泉认为首先要将整合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文献学,然后在文学门类下设置“文献学”一级学科,而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因此也该归入其中<sup>[10]</sup>。刘宁主张对古籍人才进



行全过程的综合培养,可以在交叉学科门类中新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把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保护修复、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传播各环节都纳入进去<sup>[11]</sup>。李明杰等人提出增设“文化遗产保护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设立三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文献保护”(包括古籍、档案和民国文献)、“文物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sup>[12]</sup>。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考虑到古籍保护学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目前已有的一级学科都不能很好地涵盖古籍保护学的内涵,根据古籍保护工作的内容,将古籍保护作为一部分设立在全新的一级学科下更有利于建设系统的古籍保护学。但新的一级学科应该归属于什么学科门类?新的一级学科除古籍保护学外还应该包含哪些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应该以文献学还是以古籍保护学命名?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因此最终公布的结果综合考虑了各位学者的意见,将古籍保护和文献学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全新的二级学科归属于“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

第三种观点是将古籍保护设立为一级学科。杨健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应该相对独立,因为它既涉及到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知识,还需要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等知识<sup>[13]</sup>。顾钢也认为古籍保护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学科的学生应该具有文理兼备的知识结构,包括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化学、生物学等<sup>[14]</sup>。姚伯岳表示古籍保护学科的归属必须另辟蹊径,不从属于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门类,要在现有的13个学科门类之外,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学科门类,把“古籍保护”作为该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设立“古籍保护理论”“古籍鉴定编目”“古籍保藏修复”“古籍再生传播”四个二级学科<sup>[15]</sup>。张志清在第四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指出应该将“文化遗产”划分为单独的学科门类,让各系统都参与到古籍保护学科的建设中,积极开展整合工作<sup>[16]</sup>。陈红彦也同意将“古籍保护”设立为一级学科,她认为古籍保护兼具综合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特质,无法涵盖在一个专业内<sup>[17]</sup>。相比于前两种观点,将“古籍保护”设立为一级学科会更有利于古籍保护学科的建设 and 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可以更好

地体现其学科独立性和完整性。但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目前的学科现状还未能满足设置一级学科的要求,不具备“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这一条件<sup>[18]</sup>,因此最终公布的学科简介也是将古籍整理与典藏、保护与修复、开发与传承作为培养方向归属于“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而非分别设立为独立的二级学科。

由此可见,考虑到古籍保护学科的内容和性质,各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各自的建议。根据目前的学科体系,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纳入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应该是考虑到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希望能够挖掘古籍等文献中的信息资源。将与之相关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鉴定与评估”等学科仍然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设置在“文学”“历史学”“交叉学科”等门类下,这样更加细致地划分学科有利于各专业更好地在各自的学科视角下专注于本专业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更加独特的学科体系。

### 3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学科定位

#### 3.1 古籍保护的定义

“古籍”通常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国产生的各种文字的典籍。文化部2006年发布的《古籍定级标准》中将古籍定义为: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sup>[19]</sup>。

“古籍保护”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基本都是根据“文献保护”的定义延伸而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中将其定义为: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sup>[20]</sup>(224)。李明杰提出把古籍保护划分为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三部分,因此他从广义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古籍保护:古籍保护是旨在修复古籍实体或控制存放环境以延长古籍寿命,复制或迁移文本记录以续存古籍内容,传习古籍知识、版本工艺、装帧技术、修复技法等以保护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切方



法、技术和措施<sup>[13]</sup>。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这里的古籍保护应该指的是“大保护”，不仅包括对古籍文献的实体保护和修复，还包括记录和获取文献中的各种信息，通过校对、组织、整理后再进行传播，并对整个过程中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总结。

### 3.2 文献学的定义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sup>[21]</sup>。”《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对这一定义进行了修改，将文献定义为：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sup>[20](2)</sup>。

“文献学”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 1920 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sup>[22]</sup>。杜泽逊在《文献学概要》中对文献学下一定义：文献学是以文献为本体的学问，就其主干来看，是关于文本的学问。其范围主要

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sup>[23]</sup>。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文献学应该指的是“小文献”，根据最新公布的文件，目前有三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涉及文献学，分别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史”学科下的“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下的“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三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各自的侧重点（见表 2）。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给出的学科简介，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献学”侧重于对古代文献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研究，探讨文献的源头和发展；“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会更加宽泛一些，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类型和载体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和总结，为其他二级学科的文獻基础和方法论提供支撑；“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更偏向于通过对古籍文献的修复与整理，获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并进行传播。

表 2 归属不同学科下的“文献学”学科定位与主要研究内容对比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学科定位与主要研究内容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定位：主要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传世文献、佚失文献、出土文献以及域外汉籍等。包括书籍类文献和非书籍类的档案、文书、书信等文献。分支学科有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古文献整理、文献文化史以及古文献数字化研究等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	定位：主要对历史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形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以及数字化处理进行探讨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①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围绕学科属性、学科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展开理论探究，同时研究历史文献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②历史文献学史。包括历史文献的载体、类别和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历史文献学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特色等；③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检索以及综合性的考据等方法的总结和实践。随着 20 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以及传世文书档案的收集与整理，以敦煌学、古文字学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研究成为该学科新的增长点
信息资源管理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	定位：是探索古籍等文献遗产采集、修复、管理与开发利用规律的学科，旨在探寻蕴藏于各种古籍中的信息资源价值实现的规律性，实现其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主要研究内容：古籍与文献遗产的普查、鉴定、整理与编目，载体与记录媒介的结构和衰变、收藏环境控制、馆藏日常维护、载录格式转换、数字化保护、再造与活化利用、保护管理、修复技术与方案、保护职业伦理等

### 3.3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关系

为什么要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个二级学科设立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呢？这是在设立这门学科时需要阐述清楚的重要

问题。

(1)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具有重合性。从研究对象上看，古籍本质上属于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作为文化资源，它既包含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涵盖可



再生的信息资料<sup>[24]</sup>。从研究范围上看,两者都属于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研究范围都会涉及到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多个学科,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从研究内容上看,古籍保护与文献学都涉及到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2)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具有互补性。一方面,文献学是古籍保护的学理基础,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知识储备,通过对古籍的鉴定、整理、数字化等工作,能够有效地挖掘和传播古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文献学的发展也受益于古籍保护,通过保护和整理古籍,丰富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视野。

(3)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具有不可分割性。目前,学界内普遍认可的是将古籍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sup>[13]</sup>。原生性保护主要是针对古籍的本体采取各种措施以延长其寿命,既包括对已经破损的部分进行修复和抢救等治理性保护,又包括研究制成材料、写印材料和储藏环境等方面的预防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就是对古籍信息进行整理,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复制,包括传统的响搨、抄写、拓印和现代的数字化扫描、影印、微缩复制等,目的是通过不同的复制手段,将古籍的内容转换到其他载体,在保护古籍本体的情况下让记录的信息资源得到再生。传承性保护指的是把与古籍相关的制成材料、装帧形式、修复方法等具备传统文化特征的技艺和知识传递下去,是后人对于历史的一种承载和继承,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上传播性保护,传承和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播性保护强调的是借助各类媒介,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将古籍保护的相关的知识进行传递和共享,可以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接触和参与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因此,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具有紧密相关的联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见图1),这样不仅拓宽了学科的广度与深度,也促进了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流发展。

#### 3.4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关系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是一门文理兼备的复合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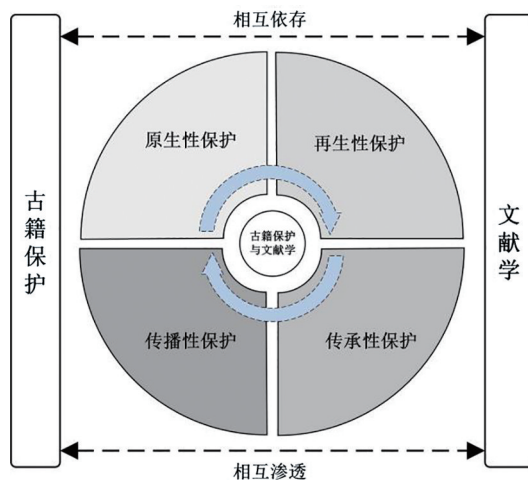


图1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关系

学科,与其相近的学科众多(见图2)。

(1)与“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共设立11个二级学科,总的来说,这些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挖掘整理各种不同载体中的有效信息资源,从中总结出规律和方法,以便高效地运用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意义。其中和“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有着紧密关系的包括“图书馆学”“档案学”“数字人文”和“公共文化管理”等二级学科。图书馆学以文献资源和图书馆为研究主体,而古籍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图书馆学中的信息组织、文献编目、古籍版本学等都和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息息相关,两者在研究内容有交叉、互补或借鉴。档案学主要研究档案资源、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其中和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关系最紧密的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档案保护技术学,两者研究方法、对象、目标等有相同和相近之处,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化学特性、保存环境的设备和条件、修复的方法和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的部分。数字人文主要是将各种数字技术作为工具,来推动人文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因此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可以为数字人文提供很好的信息资源基础,而数字人文则可以让古籍文献再生和传播,真正令其“活化”。公共文化管理主要是研究如何有效组织和管理公共文化资源与服务,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并促进文化发展的学科。一部分古籍文献可以作为



公共文化资源。比如:公共图书馆保藏了大量的古籍资源,如何开发与利用这部分资源就可以纳入公共文化管理学科领域去研究。

(2)与“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外其他学科的关系。“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作为一门交叉融合的综合学科,与其相近的其他学科还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学”“艺术学”“化学”“生物学”“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学”“艺术学”等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学科与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关系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具有相关性、研究目的具有共通性、研究方法具有相似性,这些学科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如:“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和“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学”都紧密围绕文化遗产进行研究,“考古学”通过挖掘和分析古代遗迹、遗物来研究人类历史文化;“博物馆学”关注博物馆的藏品、展览、教育和管理;“文物学”专注于文物的分类、鉴定、保护和管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则致力于古籍等文献遗产的采集、修复、管理与开发利用,但是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各自的研究和实践,共同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性。而“化学”“生物学”“仪器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属于自然科学,这一类学科可以为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提供技术和方法指导。如:在古籍保护过程中,需要使用纸张、浆糊等各种修复材料,这些材料的选择和制备与“化学”“材料学”“生物学”等密切相关,这类学科通过研究不同材料的成分、性质及其与古籍纸张的相容性,可以为修复材料的选择和制备提供科学依据。此外,“仪器科学与技术”不仅为古籍的检测与分析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还有助于推动古籍数字化的进程。例如,使用光谱仪、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可以对古籍纸张的成分、结构进行精确分析;使用扫描电镜、显微镜等仪器可以观察古籍纸张的微观形态和病害情况;使用扫描仪、摄像机等数字化设备,可以将古籍的文字、图像等信息转化为数字格式进行存储和传播。这些检测结果为古籍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这些学科在内容、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均与“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联系,它们应用于不同的流程环节中,共同构成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研究体系,为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也将推动“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不断向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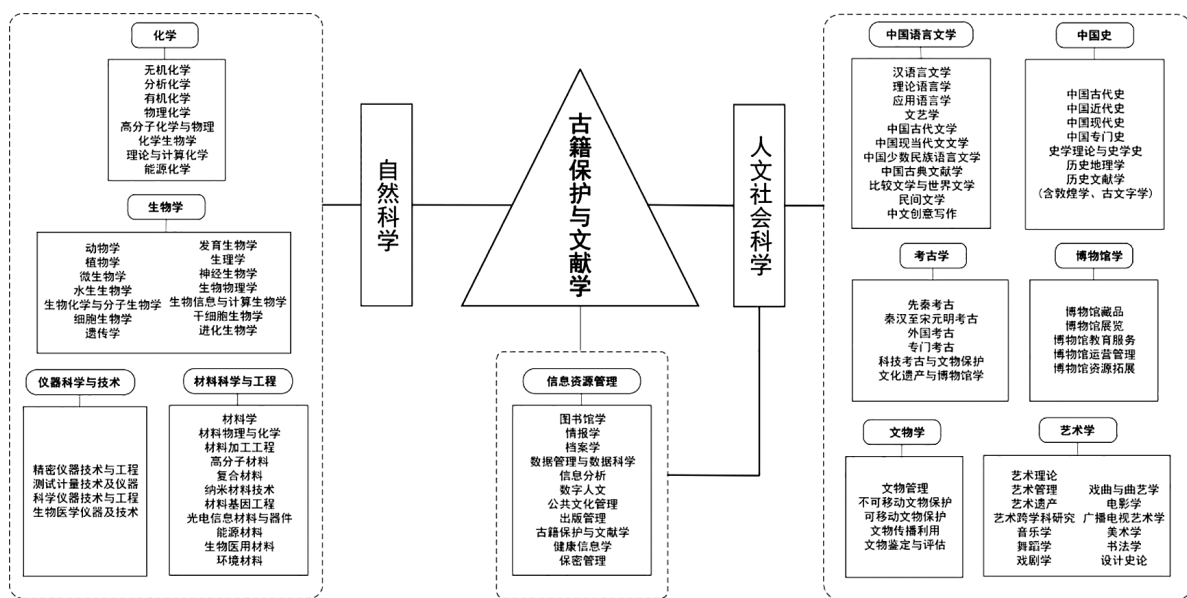


图2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和其他相近学科的关系



## 4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学科构建

### 4.1 知识体系

如前所述,“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是一门文理交融,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构建知识体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

(1)基础知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归属于“信息资源管理”,是管理学门类下的一门二级学科,因此需要具备基本的管理学知识,重点掌握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信息资源的获取、检索、组织、整理、筛选、分类、分析、储存、转化、服务等知识。

(2)专业知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学位要求中提到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核心知识有古籍保护、古籍整理理论、古籍修复方法、古籍鉴定、古籍出版、古籍数字化保存、文献学理论、目录学、文字学等。学科范围中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古籍与文献遗产的普查、鉴定、整理与编目、载体与记录媒介的结构和衰变、收藏环境控制、馆藏日常维护、载录格式转换、数字化保护、再造与活化利用、保护管理、修复技术与方案、保护职业伦理等。具体内容中与文献学

相关的部分很少,主要是在古籍保护的角度去研究内容,但是核心知识中又提到了文献学、目录学、文字学等,因此文件中提到的学科范围和学位要求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根据上文提到的内容,可以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专业知识也从四个方面去描述。①在原生性保护方面,主要是对古籍文献本体的保护和修复,如对古籍文献的鉴定、编目、校对,对纸张载体、写印材料、装帧形式的检测和分析,对保存环境的调控和研究,还包括古籍的去污、脱酸、修补、托裱等技术。②在再生性保护方面,包括对古籍文献的载体格式转换,需要掌握数字扫描、仿真复制、微缩影印等技术。③在传承性保护方面,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去总结本学科在发展中具有的文化精神和技艺方法等,如:古籍的修复史、修复美学、古籍装帧技艺的原则与方法、保护职业伦理要求等。④在传播性保护方面,需要掌握古籍出版理论,并与图书馆学、数字人文、新闻传播等专业进行交流融合,让古籍文献“活化”再现。

### 4.2 课程设置

根据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知识体系,可以拟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课程设置(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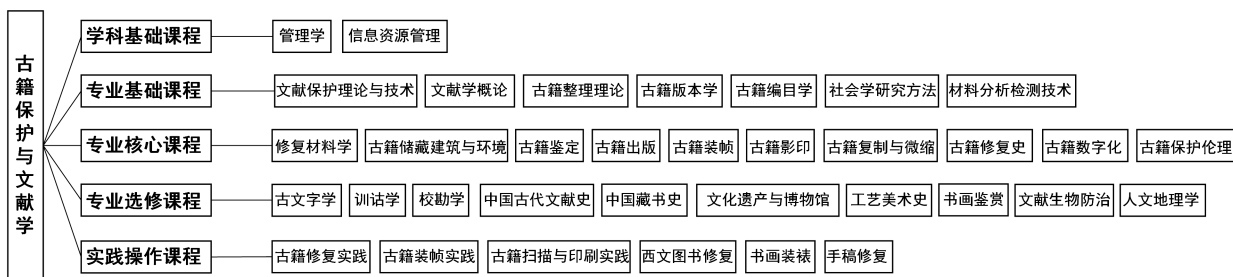


图3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课程构架图

(1)学科基础课程。即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下各二级学科都需要设立的课程,有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

(2)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是为了明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可以设置文献保护理论与技术、文献学概论、古籍整理理论、古籍版本学、古籍编目学、社会学研究方法、材料分析检测技术等。

(3)专业核心课程。应该包含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各个部分,如:修复材料学、古籍储藏建筑与环境、古籍鉴定、古籍出版、古籍装帧、古籍影印、古籍复制与微缩、古籍修复史、古籍数字化、古籍保护伦理等。

(4)专业选修课程。作为补充课程应设置具有交叉性特点的课程以提高综合能力,可以设置与文字相关的古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与历史学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史、中国藏书史、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等;与艺术相关的工艺美术史、书画鉴赏等;与理学相关的文献生物防治、人文地理学等。

(5)实践操作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在课程上多设置一些实践课程,以提高动手能力,积累实操经验,如:古籍修复实践、古籍装帧实践、古籍扫描与印刷实践、西文图书修复、书画装裱、手稿修复等。



## 5 结语

“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二级学科的设置无疑是古籍保护领域的一大进步,也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古籍保护学科在不断向前发展。为了推动古籍保护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将本学科做大做强,把“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打造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学科。作为一门新设立的学科,它与多个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学科归属、知识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把握本学科的学科特色和独特属性。目前,“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还在初创阶段,相信通过各方不断努力,未来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希望各界都能积极参与到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来,让我国的古籍文献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EB/OL]. [2024-03-10].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 2 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24-03-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888.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888.htm).
- 3 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通知[EB/OL]. [2024-03-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6/content\\_522303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6/content_5223039.htm).
- 4 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 [2024-03-2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87500.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87500.htm).
- 5 中国古籍保护网. 刘强:起步阶段,难在“整合”[EB/OL]. [2024-03-23]. [https://www.nlc.cn/pcab/zy/pxjz/20160812\\_128311.shtml](https://www.nlc.cn/pcab/zy/pxjz/20160812_128311.shtml).
- 6 柯平,胡娟,朱旭凯. 关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J]. 古籍保护研究,2021(2):34-47.
- 7 宋承志. 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的初步构想[J]. 图书情报工作,2010,54(11):128-131.
- 8 中国古籍保护网. 安平秋谈当前古籍工作体系及人才培养[EB/OL]. [2024-03-23]. [https://www.nlc.cn/pcab/zy/xw/20170116\\_138898.shtml](https://www.nlc.cn/pcab/zy/xw/20170116_138898.shtml).
- 9 陈建华. 关于将古籍保护扩展为文献保护的建议[J]. 图书馆论坛,2021,41(8):55-59.
- 10 张涌泉. 提升文献学的学科地位,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落到实处[J]. 文献,2023(6):4-6.
- 11 刘宁. 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B/OL]. [2024-03-23]. [http://dzb.rmzxb.com.cn/rmzxbPaper/pc/con/202308/08/content\\_47807.html](http://dzb.rmzxb.com.cn/rmzxbPaper/pc/con/202308/08/content_47807.html).
- 12 李明杰,王琬琳. 新文科视域下古籍保护学的融合发展:学科范畴、知识体系与课程设置[J]. 图书情报知识,2023,40(6):68-78.
- 13 中国古籍保护网. 杨健:古籍保护应设置独立学科[EB/OL]. [2024-03-23]. [https://www.nlc.cn/pcab/zy/xw/20170116\\_138901.shtml](https://www.nlc.cn/pcab/zy/xw/20170116_138901.shtml).
- 14 顾钢. 古籍保护专业硕士一级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C]//2017年第二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论文集. 2017:116-123.
- 15 姚伯岳. 关于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文化遗产保护”学科门类的建议和设想[C]//2018年第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暨第二届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2018:33-42.
- 16 天津师范大学. 第四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顺利召开[EB/OL]. [2024-03-23]. <https://gjyy.tjnu.edu.cn/info/1052/1027.htm>.
- 17 人民网. 陈红彦:提升古籍保护推进全民阅读[EB/OL]. [2024-03-23]. [http://paper.people.com.cn/rmzk/html/2022-04/07/content\\_25911530.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zk/html/2022-04/07/content_25911530.htm).
- 18 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4-07-07]. [http://www.moe.gov.cn/s78/A22/xwb\\_left/moe\\_833/tnull\\_45419.html](http://www.moe.gov.cn/s78/A22/xwb_left/moe_833/tnull_45419.html).
- 19 文化和旅游部. 古籍定级标准(WH/T 20-2006)[EB/OL]. [2024-03-20]. [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hyb/202012/t20201205\\_916673.html](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hyb/202012/t20201205_916673.html).
- 2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 21 林申清. 文献概念的发展与演变[J]. 图书情报工作,1989(5):22-25.
- 22 王珏. 新中国七十年古文献学的发展:特征、趋势及问题[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2):97-104.
- 23 杜泽逊. 文献学概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1:5.
- 24 叶继元. 文献概念漫议——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对文献的定义说开去[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39(4):19-2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080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6日

修回日期:2024年7月12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 Reflections on the Newly Established Secondary Disciplin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FENG Haoyu ZHANG Meif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caus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demand for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talents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the discussion on how to set up the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s in the spotligh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set up and develop the new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under the existing discipline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the discipline and build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curriculum,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in China. The article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t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cluding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as a second-level discipline under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its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needs. By elaborating on the definitions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clarifies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this discipline, and emphasiz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with other disciplines, pointing out that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is a composite discipline with both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at the mutual borrow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se disciplines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forwar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a knowledge system including basic knowledg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core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is proposed. Finally, the article calls fo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t joi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bibliography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Bibliography; Secondary Discipline



(接第 128 页)

to open up to the developed minds from the West in order to rejuvenate the 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2) To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local chronicles in China and the books written in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the largest collection in Shouxian Pavilion. (3) To conside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eneral needs of readers at that time by acquiring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books, which promoted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in early China. The public access to the collection of Shouxian Pavilion and its consideration towards the needs of readers, showing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monstrating the archetype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addition, LU’s family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the Shouxian Pavilion arduously in spite of the social instability, serving as a microcosm of the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libraries at that time. The study of LU’s catalogue also brings up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exact start point of the public service of ancient scholar’s private libraries, which symbolize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Keywords:** *Donation Catalogue of Bisonglou*; LU Xinyuan; Shouxian Pavilion